



大學章句新疏
上

□ 12
960
1



門
960
卷

治



大學章句序

日東 後學英賀室直清新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

古之大學指學校而言三

代時雖無大學之成書然大學中所以教人者必以此故今之書則古之法也而謂之法則必有次第工程矣但當其時上有盛德之君下有先覺之師其教人之次第工程必有得之於心而寓之於業者未必有條例品節如今之三綱八目耳至於孔子蓋始因其進脩自有本末先後不可易者以立條例之目使學者必由是以進焉則無後陵節躡等之患矣○蓋此發端之言乃一篇之綱領也當在節段外觀之

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

有生之民也既者已然之辭天有五行之氣以為造化而其所以為是氣之理雖固不相離亦必先於氣

三代之時其大學之成書然其法則未有也其法則未有也其法則未有也

大學章句新疏

序

一

而有是焉及其生斯民之時必由是氣聚以成形而後是理之不相離者有即賦焉所謂天之與之者然也然必先於氣而有是焉則自成形之初而見即賦者之已然非從降生之後而以四者與之也凡民之有生必得木之神以為仁則慈愛之理也必得金之神以為義則裁制之理也必得火之神以為禮則恭敬之理也必得水之神以為智則是非之理也合而言之則性也但土之神為實有之理雖具於人以為信然其氣於四行無所不在則其理於四性亦無所不在故言四性則信在其中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

氣初聚之氣質則氣所聚而有方體也稟則人所受而有分數也凡氣屬天質屬地人物受氣於天麗地而生是以在天之氣下聚於此則地即化之以成方體其間固有不容髮者而質之所成必從氣之初聚如人生氣有清濁美惡而質有智愚賢不肖清者智而濁者愚美者賢而惡者不肖其不

齊也如此性之所有謂仁義禮智知之則實知性矣必實知之而後可以全之謂具之於已也大抵智且賢者能知而全之愚且不肖者不能知而全之然二者各隨氣質之分數則亦不能無淺深厚薄之異若推其極則能知而全之者惟上智大賢之一有聰明人可當之其餘皆不能知而全之者也

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

平聲下同

而教之以復其性

一有二字見聖人特起乎世億兆中一人也聰無所不聞明無所不見睿無所不通智無所不知聰明外而睿知內也惟聰明睿智故能盡其性言明睿所照一時周盡而知而全之不足道也聖人有此精神材德之大則其功化必有及於衆而天下歸之此理勢之自然莫之致而至者所謂天命之也自為君以治之如興民利除民害自為師以教之如下明人倫成人材復其性聖人復之也治而教之則有以立而達之以復乎其性矣

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
 典樂之官所由設也極者物理至當之名天能與人
 而教之所以有待於聖人也惟聖人為能盡其性則
 其所以為教於天下者莫非天理之極是天之所造
 而聖人繼而成之所謂贊天地之化育者也司徒掌
 民徒之教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
 有序朋友有信是也典樂掌聲樂之事所謂詩言志
 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是也司徒曰職典樂曰官互
 文也此舜所置之職所建之官皆由治教而設也○
 直清謂聖人之教亦多術矣然其所以為教者亦曰
 明人倫以立標準化氣質以利鄉往耳舜命契作司
 徒申以敬敷五教所以明人倫也命夔典樂戒以抑
 過防偏所以化氣質也此二教者於其使人復性之
 道固無餘蘊而雖二代教法之備亦其大端不外乎
 此矣然其命契曰百姓不親則是通上下之教也命
 夔曰教胄子則其所教者獨大夫以上之適子也亦

猶小學之教下逮庶人子弟而至於大學則元士適
 子以上得入也此聖人之慮自有相契者亦可見
 矣○自蓋自天降生民至此三代之隆其法寔備然
 為第一節言教學之所自

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
 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色

反掃素報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三代

周也寔備以漸而備也三代教人之法至周大備今
 所述者大抵因周制而言王宮王都也國都諸侯之
 都也周制五家為比五比為閭閭二十五家一閭共
 一巷巷首有門置左右塾所謂家有塾也四閭為族
 族百家五族為黨黨五百家所謂黨有庠也五黨為
 州州二千五百家五州為鄉鄉一萬二千五百家鄉
 即遂也所謂遂有序也由遂而上為國都所謂國有
 學也學學校也此總四者皆謂之學而以及二字包

庠序在其中但王宮國都兼小學大學皆有其餘皆
 小學也小學亦學校之名灑者播水於地以泥塵掃
 者通帚於地以拂塵唯諾曰應答述曰對正行而前
 曰進側行而還曰退此六者各有作止去就故曰節
 節品節也禮五禮樂六樂射五射御五御書六書
 數九數此六者各有名物方法故曰文文文理也
 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
 元士之適音的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
 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元子長子也元士上士也
 材質出衆之稱謂凡民之俊秀則自公卿大夫元士
 庶子以至庶人子弟其俊秀者皆在焉大學亦學校
 之名致知格物窮理也誠意正心正心也脩身脩己
 也齊家以下治人也新安陳氏曰天子元子將繼世
 有天下眾子將封國為諸侯以至一字包諸侯在其
 中諸侯元子將繼世有國眾子將為大夫從政公卿

大夫元士嫡子亦皆將繼世有祿位此皆有天下國
 家之責者故無材不材當入大學至凡民之俊秀則
 他日將用之以佐理天下國家故亦在所教也○直
 清按大學國學也士庶人之無材者不得與焉非若
 小學之教徧布鄉閭以及士庶人也蓋小學之教所
 以使民由之大學之教所以使知之聖人之心非不
 欲使民知之顧其勢有所不可耳况大學窮理正心
 之道非獨受教者難其人其為師者亦非真知而躬
 有之未可也此豈鄉黨閭巷所常有者哉或使其授
 受之間一有差焉則其貽害於人不少故大學之教
 聖人所最慎也若夫王宮國都成均之學實為禮義
 之地聲教之源天子諸侯所臨視而考德也故特於
 此設大學之教以待凡嗣位於朝者與大夫四方貢興
 之士使其朝夕從事於斯以務其遠者大者則他日
 長國家而出治教者常操道化之本以為民之師表
 而又於鄉黨閭巷之間廣頌小學之法即其日用事
 行之迹而教之以孝弟忠信之道則其教之明白確
 實固不可亂以異物而使天下之人幼學於斯長而

行之由是窮理正心以進於大學亦不難矣雖其不至於此者亦不失為篤行之人耳此聖人立教之微意而三代之時能使人無他岐此又學校之教大之惑國無異教之俗者亦由此也

小之節所以分也

此對上文司徒典樂之設而言三代對學校之教又如此也節節限如

八歲入小學十五歲入大學小學之教及庶人子弟大學之教至元士適于小學學其事大學學其理此為第二節言三代之隆至夫音扶以學校之設

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

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

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

學校之設自王宮國都以及間巷所謂廣也八歲又小學

十五歲入大學必使其自近行遠自卑升高是次第也小學之灑掃應對大學之窮理正心是節目也其

所以為教者言為教之要歸也躬行謂道心得謂德所謂行道而有得於心也言三代之君皆以其所行者教人使人亦行之以其所得者教人使人亦得之然言餘則見其道德必足乎已而後可推以及人也求猶有諸已求諸人之求乃求責之義也日用如入事父兄出事君長男治外女治內及與朋友交之類皆民之所日用也彝倫謂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五者皆天理自然之序也日用以起彝倫之言彝倫以實日用之言亦與上躬行心得相類皆兩言而一意者也此括上文之意而言其為教之要又不過此二者蓋本之人君之躬則有觀感自化之效求之日用之間則無高遠難行之患下文所謂當世之人無不學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以知此也

以知其性分

去聲下同

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

免焉以盡其力

性分固有謂仁義禮智職分當為謂父慈子孝君仁臣忠之類性分所固有

有即人君躬行心得之理也職分所當為即民生日
用彝倫之事也俛俯首也言俯首專意以趨之此言
上之所教如彼則下此古昔盛時所以治去聲隆於

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躬行心得以身

於上也固有當為莫非實行所以俗美於下也後世
不及下文詳矣○自學校之設至此為第三節言三

代教化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

化陵夷風俗頽徒回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

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

之以詔後世周衰謂東遷之後凡上所制置皆謂之

行曰化陵夷言其廢替如丘陵之漸平也化之所被
曰風風之所定曰俗時則有若四字本書君奭曰時

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言當其時有如此人也得君

師之位所謂天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也行其政

教所謂治而教之也先王之法謂禮樂刑政之屬包

也詔告示也此言孔子雖以作者之聖然不得天下

於口而傳諸其徒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

固小學之支流餘裔餘制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

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

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曲禮少儀內則見戴記弟子

等篇所言禮之儀節亦皆預小學之教但此四篇專
為小子設故特舉此而言諸篇以包其餘耳支流言
其分出如水之流餘裔言其緒餘如衣之裔凡此諸
篇皆為孔氏所傳小學之教而分出之餘非其全也

因者孔子因之也蓋自小學之教使人習於誠敬而有以開發聰明培養德性則其於大學之事固已知而行之矣是小學已成之功也聖人因其所知而廣之以格物致知之法因其所能而進之以誠意正心之法亦無所不用其極焉則所謂著大學之明法者也外者自本而末也內者自末而本也極盡非孔子之言極之盡之大學之明法自如此也規所以為圓模鑄金之模皆言範圍體裁也節目言範圍中所有曲節目也大學之法舉其規模而言之則自致知而外推之以至平天下首尾相須以為一體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極其規模之大以為言者也然折其節目而言之則自平天下而內約之以至致知各有工夫不可闕所謂先治其國以下又盡其節目之詳以為說者也○直清謂先王之教唯詩書禮樂為大然古人自幼既學其文習其事則小學之教固不外焉及其進於大學則不離於此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之道其所得之淺深始終亦賴詩書禮樂為多所謂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朱子以為大學之事是

也孔子嘗刪詩書定禮樂而禮樂之經與六藝之文後世皆無聞焉則是小大之學教人之術業不復見其全矣故朱子於曲禮以下則以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於此篇則以為大學之明法亦見當時師之所教與弟子之所學者以此為法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去聲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音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上聲此稱曾氏者氏即族也凡文宜標名氏而別於他家者皆族之凡言傳者有所深造自得在於文字言語之外也宗正統也孔門之徒雖號為傳聖人之道然其所見不真所行不篤亦各得其材之所近而已獨曾子真知而篤行之有以默契乎一貫之旨則其所傳者可謂得此道之正統矣傳義謂傳言解義之文今大學之傳是也泯滅也曾子以傳子思子思以傳孟子孟子沒而其傳滅矣其書

即經傳之文也書雖存而人不知者蓋非已有不
能知其意味之實也孟子之後如漢董仲舒隋王通
唐韓愈亦足以為傑出之材而其學有考於大學之
指則未之聞焉况其他乎然則此雖言鮮其實則絕
無可知矣○自及周之衰至此為第四節言自是以來俗
節言自教學不明而孔子傳大學之法自是以來俗
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

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

俗儒世俗所謂儒者也記誦止於心

記口誦而無所見於道詞章務為詞藻文章而無所
得於道此其作業之功已倍於灑掃應對之習而實
不過為無用之學而已異端言與聖人之道異所入
也老子以清虛無為言道而以仁義禮樂為糟粕釋
氏以寂靜滅法言性而以民彝物則為幻妄此其所
見之高已過於窮理正心之教而實不過為無實之
道而已○直清謂老子之教以為道常虛故必無為
而後萬物復歸自然釋氏之教以為性常寂故必滅

法而後諸法皆為真如雖其說紛紛變恠百出然其
要旨皆不出乎此則宜若已甚高矣然道無形也有
無者氣也一有一無道無不該天下之至虛者也今
必空形氣之實而求道於常虛焉則顧不免更執窮
冥恍惚之象以為道而其弊必陷於神僊修養之術
乃已是其所謂道者實墮於形氣之偏者也而謂之
道可乎性即理也寂感者心也一寂一感性無不定
天下之至靜者也今必滅物理之感而求性於常寂
焉則顧不免獨執清淨靈覺之心以為性而其弊必
陷於生死輪迴之說乃已是其所謂性者實滯於精
神之麤者也而謂之性可乎由是言之二氏皆以形
而下之器為形而上之道則其為道也亦已陋矣但
老子將無天下之有為則雖心之清淨亦無之釋氏
將滅天下之形象則雖氣之清虛亦滅之此其所以
異也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音扶百家
眾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克塞先則反仁義者又紛

然雜出乎其間

權謀術數謂權詐之謀智術之數如管商強國蘇張縱橫申韓刑名孫吳

兵法之類一切猶一例也凡為權謀術數者雖其說多端一例以就功名而已百家凡以一道名家者如

五行陰陽神僊識緯之類衆技凡以技藝鳴世者如卜筮風角鑿方相形之類權謀術數皆為論說以干

世主故曰說百家衆技皆立門流以授徒弟故曰流此兩者皆所以惑世誣民克塞仁義也此言上所言之徒儒異端外又有此等

俗儒與之間雜而出也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

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

反眉庚

否反部鄙塞反覆沈痼音固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

君子小人以位而言大道之要即大學之道也後世雖有求治之主而不得聞大學之道則其治足以小

康而已而下民有不被其至澤者君與民皆不幸也晦盲言不明否塞言不行反覆言晦復晦塞復塞沈

痼言不可救五季謂梁唐晉漢周獨此為季世者凡五十三年間五姓相繼起滅雖號為天下之主終非

王者易代之倫當併為前代亂亡之餘耳上言周衰以見治衰而之亂此言五季衰以見亂衰而之治

自自是以來至此為第五節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

言孟子沒而道喪文弊之極

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

接乎孟氏之傳天運天之氣運也循環言循循相因如環之周也無往不復主於治而言

世有治亂猶歲有陰陽莫非一氣之運其亂往而治復猶陰往而陽復也宋趙氏有天下之號隆盛之高

盛隆之大休言治體明言教法河南地名兩夫子謂伯子叔子接續也此不言周子者以孟子之後大興

起斯文之功在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

兩程夫子也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音娶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

聖經賢傳去聲之指粲然後扶反明於世雖以熹之不

斂亦幸私淑而與去聲有聞焉表章言自戴記中表出而章顯之蓋真知之故

尊信之尊信之故表章之次其簡編言整頓其錯亂

之簡發其歸趣言發揮其指歸趣向大學亦學校之名聖經謂經一章之言賢傳謂十章之文私淑見

孟子私淑與聞皆謙辭朱子受學於延平李氏李氏師豫章羅氏羅氏師龜山楊氏實程子門人故言已

於程氏之學雖非師友淵源所漸亦從其旁流竊取

自淑其身而與聞於此書之首也○直清謂聖人之

書如詩書論孟固已章顯於世而世尊信之是未必

為真知之也若大學中庸混雜戴記千餘年間人莫

能知之而兩程夫子始尊信之以為聖人之遺書亦

見其所自得者先有以默契乎此而決非偶然也後

人或不察乃有輕議貽疑於此篇者此雖問不足深

論亦可謂知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

先賢之淺矣知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

而輯音之間如亦竊附已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

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俗之意學

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顧覆視也放於彼失失於此

言即程子編次之後而視之猶有錯簡也固陋亦朱子謙辭采而輯之因上放失而言前後采拾其簡而

以類聚為一處也問編次一問即第五第六章之間也補其闕畧謂補第五章之闕但闕畧之義宜該該第

六章言之章句於第六章末有云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是第五章

之文闕則於第六章之指亦有所畧也俟後之君子言俟後世君子有以折中也犯分曰僭國家猶言朝廷也專言國家唯天子可故自漢以來稱本朝以此

不欲斥言之也朱子言定經傳之章句補傳文之闕雖自知得罪於君子然上有以裨朝廷求治之意下有以示學者用力之方則其僭踰之罪實有不得而

辭者言小補者亦謙也云者擬議之辭○自天運循環至此為第六節言程子始表此篇而已嗣成之

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淳熙宋孝宗年號己酉其十六年也

新安地名按朱子先世為徽州新安人至父暉齊先生始因仕入閩生朱子建陽之寓舍遂為建州人而今猶自稱新安者示不忘本土也

大學章句序 畢

大學章句新疏序

自虞舜以精一之訓授禹而三代之君相與守之以為建中立極之道孔門以博約之教誘人而七十子之徒相與傳之以為進德脩業之法非博無以致精非約無以致一博之以文約之以禮信乎其弗畔也孔門唯曾子之傳獨得其宗而其進修之方則具於大學之書亦曰格物致知以極乎博誠意正心脩身以極乎約然後推而及之於家國天下以盡夫成己成物之道耳其為書也規模定而綱目舉本末序而

始終全以窮虞舜垂訓之意以明孔門立教之旨可謂無復毫髮之遺闕者矣由是觀之曾子之傳子思子思之傳孟子豈有他說哉自孟子沒而道學不得其傳此篇湮沒戴記之中千有餘年天下之人瞽瞍焉不不知聖賢為學之法而異端之熾職此之由賴天之未喪斯文程子生乎衰季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乃始表章此篇而尊信之以為孔氏之遺書然後世之儒者如瞽者之復視如聾者之復聽天下靡然莫不嚮正而異端之說熄矣及朱子出而續

程氏之傳為之釐正章句發明旨趣廣博精密殆無餘蘊蓋程子之功得朱子而後為盛譬之良玉藏於深山良工剖而出之以為天下之寶苟無繼而磨之以發其溫潤之色縝密之理則孰能望夫明赫之光白虹之氣而知其為寶之信然而無疑哉當此之時天下之學士書生翕然從之無復錯異論於其間者獨象山陸氏名九淵與朱子同時之學宗易簡尚超悟自與大學之道背馳而其門人慈湖楊氏名簡大肆其說遂却此篇以為非聖人之言則其無忌憚亦已甚矣然宋

元之間去朱子未遠風教所被私淑者衆而彼之邪說猶未行於天下及明中葉之時陽明王氏名守其泉湛氏名若水皆祖陸氏之意力詆朱子格物之說而直以支離目之然其欲自託大學之書而取信於世也飾以經傳之言雜以老佛之意分而解之合而通之守仁有大學古本解若水著大學格物通伯仲壘篋迭相倡和而其高妙阻絕之論有以眩耀人之耳目而中其好徑欲速之心則雖世之高才明智亦不得不自敗成範相率而歸之或有獨守朱子之說者衆視以為陋儒之陳

言雖爭之力辨之強然邪誕競起日離於正以至今日其弊極矣余為此懼退而與同志脩大學之書以為明聖人之道自大學之書始明大學之書自朱子之章句或問始章句或問之說雖平正洞達不煩解釋然其立言之源委用意之深淺猶有待於後人發揮而講明之但近世義疏之書不失於穿鑿則傷於繁雜使讀者不得其要而無所適從此余之新疏所為作也而朱子平生之言與夫諸儒之說可以羽翼章句而補於經義者別為翼言以收之使學者有以

大學章句親疏
自序
考焉庶幾由是以得朱子之意則大學之旨明而凡
邪誕妖妄之說亦無得而亂之矣然學莫先於立志
此篇於開卷之首以明明德爲言則是一言以舉爲
學之要者也從事於大學者盍以此立志日夜淬厲
曰天之所以與我者有如是之光明有如是之正大
而我以人欲自昏私意自小斷喪晦蝕日相尋焉則
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得以爲人者將泯乎其亡
矣焉能有覩面目以立於天地之間而自別於禽獸
乎哉則其進於道自不能已而雖其力之足不足亦

有不暇計焉者矧其視世之功名富貴猶浮雲之無
有漠然無一動乎中然後可與論夫脩己治人之道
矣苟其不然雖聖經賢傳之言亦不過以爲空文而
已况於章句或問乎况於余之新疏乎五穀之不熟
萑稗之不如至道之無成曲學之不及將使彼益笑
吾之支離而世之譏謔者弁以此罪朱子之學則是
誰之過歟遂書于此以諭同志而因以自戒焉
日東元祿壬午十月丁未英賀室直清序

大學章句新疏序

大學章句新疏卷上

朱子章句

東 後學英賀室直清新疏

大學

大舊音泰
今讀如字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
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
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字後學宗師先儒之稱程子兼伯子叔子此所引
之語今散見於程氏之書朱子蓋合采二程之語
稍加彙括以成文耳凡言遺者有所離出而散委
以存之謂孔氏之遺書猶曰孔家之遺書孔氏之

大學章句新疏
書如詩書易春秋固為經世之大典其餘斷簡殘編失其成全者往往散委而離出雜見於傳記之間所謂遺言遺書者是也德所謂行道而有得於心者初學入德必由大學之法猶由門而入家之順且易也為學次第自致知以至平夫下者也而論孟次之承上入德之門而言此篇示人以學之次第所以最為入德之門而論孟又處其次言論孟亦可入德也是字指大學之法而言學不虛卑者流於功利所以差也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

凡篇內誤字衍文下所引皆叔子改正之言

○大學

者大人之學也

大人長大人有齒而長人者也大學之教實為天子之元子眾子

公侯卿大夫士之適子與國之俊選而設是皆將長民而有國家之責者則預教之以君子脩己治

人之道所謂

明明之也

此釋上明明字言人即而明大人之學也

者上不

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

理而應萬事者也

天命所賦之性雖無人物之間然理固不離乎氣則彼受氣之

偏塞者固已有所措而亡之矣唯人受正通之氣以生而其精英者又聚於心則其所賦之理與之妙合以為光明正大之德此所謂人之所得乎天者亦非物之所能與也無物謂之虛有知謂之靈不昧合虛靈而言其明也無形之理與氣之精英者有合焉則其方寸之間空洞無物而實有能知覺者存所以不昧也惟其虛靈不昧故其體有以經緯眾理而無闕其用有以酬酢萬事而無遺所謂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蓋明德之義不過以為人所得以平天而虛靈不昧者足矣然其繼之曰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亦以虛靈不昧包涵體用而言之又見夫虛靈不昧者本自實而不為虛也其言

盡矣可謂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

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

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氣稟之拘如智者所知過高而行不及賢者所行過厚而

知不及愚不自知者知行皆下皆使明德為之拘礙

也人欲之蔽如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

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皆使明德為之遮蔽也大

抵自非上智大賢之資皆不能無氣欲之拘蔽然

其所拘蔽者常在於動而有為之時而明德之昏

每因其用而見之故章句言凡人有生之後明德

已有拘蔽而動輒害之則其念慮事為之間或不

能無時而昏也本體之明即虛靈不昧者也明德

在人雖有昏昧之時而本體之明得之於天終有

不可得而昏者故即一事之中一時之頃而往往

發見於日用之間則其自然之機雖氣稟人欲亦

有不得而拘蔽者若所謂良知良能四端之發是

也遂明之兼致知力行而言所發固非一端自其

所發之端而悉擴克之以各至其極則拘蔽者去

而天之所與者復全於我矣此所謂明明德者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

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上

其舊滌之汚音也革其舊者革其因循之舊也既

因推其所自明者以及人則新民之事也書云舊

之汚則所謂革其舊者也新則雖在止者必至於

彼自為而我所使者有以新之矣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

大學章句新疏

精微之極則謂之至善若君之仁臣之忠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固皆以其極言之而其餘凡日用事物之理莫不各有言明明德新民皆當至當然之極皆所謂至善也

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

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張氏叔與曰至於之至諸本多作止非也此至

字應上文止者必至於於是而不遷之至蓋至則用功之辭而不遷然後見其止也直清按章句既以

不遷解止字至此不當曰止而不遷張說是也至善之地即明德發見於事物之間而各有本然

定之則者也言德之在己而當明與其民而當新者固在於此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必至於

是為則焉則實有不得以私意苟且而為者所謂此於至善者然也必字亦應上文必至於是之必

天理之極即事理當然之極非有二也但以事言理則事事有理一本而萬殊者也以天言理則萬

理皆天萬殊而一本者也章句先解止於至善之義則其所必者在至於至善之地而所謂至善之地乃天理之目也然後推本文之意而言其止於

至善之所以然則其所必者在盡夫天理之極而所謂天理之極乃至善之會也蓋明明德而止於

至善則其所自脩於內而體之身心者無一不造其極焉新民而止於至善則其所以推行於外

而措之國家者無一不盡其道焉然後內外本末一於天理而雖一毫人欲之私亦無所容於其間

矣此其止於至善之全功所以為明德新民之標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新安陳氏曰綱以大綱也言如網之有綱綱舉則目張領以要領言如表之有領領挈而表順朱子曰明明德新民止至善此八字已括盡一篇之意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

此止字與上文止於至善

之止不同上文以用功言此以地言但此止字實接上文之止而因轉折其意以為言耳知之

則志有定向

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至善之所在則志之所向自有定理

而不疑

靜謂心不妄動

不妄動言不外馳也志有定向則心有主而不外

馳矣○今按朱子文集答汪長孺書後附論章句一段云舊說謂靜以為心不妄動而今改之者蓋心

雖不可妄動然動之以正者則不能無而不妄動三字包靜字不過今日不外馳則心常在腔子裏

而靜意可見矣據此似謂改不妄動為不外馳而經筵講義亦作不外馳蓋不外馳與不妄動固無

異指而不外馳於義為長但諸本皆作不妄動而先儒之論亦未之及今不敢妄改姑存其說以俟

識者

安謂所處

下上聲而安與心相得所處而安言

無所擇於地也心不外馳則身與心相得而無所擇於地矣

慮謂處事精詳

處置之處處事猶曰制事精者擇而不雜詳者曲而有當皆思之審也身之所處而即之安則事至

不至於錯亂而

得謂得其所止

所止即所當止之地也知所當止之

地則知其理而已及其知之益深有以臨事能慮而理自己出則日用事物之間各得其所以止之地

而止之矣○直清按此承上文而言明德新民而止於至善者始於知止終於能得而有節次於其

間也定以理言靜以心言安以身言慮以接事言亦謂其一節深於一節以為能得之漸耳但此四

者雖均為知止之効然定靜安皆在事物未來之時而至於慮則獨在事物左來之初所以為知之

終行之始也蓋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及其理定心靜之後無所處而不安則有以待事物之來而

從容以應之是與其與事接在意則能慮而得以誠之在心則能慮而得以正之在身則能慮而得

以脩之。至於齊家治國。以平天下。未有不慮而能得者。然此論不能慮。則無能得之理耳。一有私意。以撓其慮。則明不能研。幾審處而得其所以止也。是以慮而能得者。必自誠意始。而正心以下。皆由意誠之後而得之。朱子答李孝述書。既取於六事。各有四節之說。而語錄又以知止至能得為知至。意誠中間事。其說若不相合者。今以此觀之。二說各有當焉。亦學者所當知也。李孝述書語錄說並見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

先末終所後。物以彼此具體而言。明德與新民各

能得通一事也。或問云。明德新民兩物。而內外相對。故曰本末。知止能得一事。而首尾相因。故曰終

始。即本末而知所先後。則必先自治而後治人。即終始而知所先後。則必先知而後行之。道則至善之理。所當行者也。知所先後。雖未可以為道。然如此。則進為有序。工夫切實。而至於道也。不遠矣。此結上文兩節之意。本末括第一節之意。終始括第二節之意。而并以先後結之。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治平聲。後放此。

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

也明德天下之所同固無彼我之可言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是明德之明於吾身者

乃明於天下也如此則天下無不平矣然不曰平天下而曰明明德於天下者亦以吾自明其德者

而言之以見其所謂平天下者不過自其在我者

推而明之於天下以盡明德之量而使天下之人

皆有以明其心者身之所主也心者身之主也然

明德如我耳心者身之所主則即身之

用而言之以明其動靜云為自有誠實也意者心

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

也心以全體言該動靜在其中所發謂其發動然

自有所發而所謂誠意者誠之於此也必自慊或

作一於善新安陳氏據祝氏本論定以為當作必

自慊為是今從之陳氏說見翼言必者用力之辭

與傳文毋字相應無者自然而然也所謂自慊者

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也不如是則其為

善去惡皆有未實所謂自欺也傳先言毋自欺而

後言自慊者謂禁止自欺而後能自慊也其用功

在毋自欺章句先言必自慊而後言無自欺者謂

用力自慊而後能無自欺也其用功在必自慊蓋

自慊與自欺相反章句所謂必自慊者傳所謂毋

自欺也章句所謂無自欺者傳所謂自慊也此其

言雖互相發實相表裏必自慊而無自欺則意誠

矣所謂誠其意者欲其如此也致推極也知猶識

也推極推之以至極處也知者識之明識者知之

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

到也格以至訓則造詣之謂也但格物之格以人

言物格之格以物言書云格於文祖又云祖

子盡所知推也

大學章句新疏

卷上

六

考來格一以人言一以祖考言一義二用亦與此同然人功所至物理從之則非有異也物者事之體事者物之緒言物則事在其中但窮而至之者因其緒也○直清按致知格物雖分兩條相須一事格物者致知之法窮至事物之理所以推極吾之知識故經不曰致致其知者先格其物而曰致知在格物其意亦可見矣然知一而已物則萬殊推極云者即其一者而遂極之所以總格物之全也窮至云者即其萬者而悉至之所以盡致知之類也故朱子以為致知以全體說格物以零細說此文致知格物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此對上文立言之分也綱領而言

上文舉三綱者大學教人為學之指要也至此序八目者大學教人為學之次第也○直清按章句之言務從簡約其於經文之下止解格物致知誠意之義而其餘不必屑屑煩為之說今以傳文之意考之所謂正其心者因心之所應而言欲其喜怒哀懼無動乎中而心之用無不正也所謂脩其身者因身之所接而言欲其好惡趨舍無所偏向而身之行無不脩也蓋意既誠則無復有意而為惡矣然猶有心不正身不脩者但其應物接事之而不免有所偏滯以為病耳雖未必以為惡然或有之而不察則其陷於惡也不難矣自齊家以下率皆不過為推其自脩之道以治人而已其曰齊者家有親疎長幼日與同居而情難諧焉則必正倫理篤恩義以齊之也其曰治者國有君臣民衆相因群處而事易亂焉則必立條教施法令以治之也其曰平者天下有四海九州異風殊俗而勢不均焉則必行絮矩之道以平之也然天下之本在國國而不治則無以定天下之歸向故曰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國國之本在家家而不齊則無以立一國之標準故曰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家之本在身身而不脩則無以正一家之儀表故曰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至於身之主則心也心而不正則外物牽援身無所主而無以謹其言行威儀之則故曰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而心之發則意

身者因身之所接而言欲其好惡趨舍無所偏向而身之行無不脩也蓋意既誠則無復有意而為惡矣然猶有心不正身不脩者但其應物接事之而不免有所偏滯以為病耳雖未必以為惡然或有之而不察則其陷於惡也不難矣自齊家以下率皆不過為推其自脩之道以治人而已其曰齊者家有親疎長幼日與同居而情難諧焉則必正倫理篤恩義以齊之也其曰治者國有君臣民衆相因群處而事易亂焉則必立條教施法令以治之也其曰平者天下有四海九州異風殊俗而勢不均焉則必行絮矩之道以平之也然天下之本在國國而不治則無以定天下之歸向故曰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國國之本在家家而不齊則無以立一國之標準故曰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家之本在身身而不脩則無以正一家之儀表故曰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至於身之主則心也心而不正則外物牽援身無所主而無以謹其言行威儀之則故曰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而心之發則意

也意而不誠則私欲萌動心為所累而無以存其
鑑空衡平之體故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而其
別是非辨善惡者知也知而不至則意嚮之間所
見未真而無以致其好善惡惡之實故曰欲誠其
意者先致其知而我之所知則物之理也物而不
格則理所未窮知必有蔽而無以求其豁然貫通
之妙故曰致知在格物此其工夫相須
而不可闕先後有序而不可亂者也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
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
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治去聲
後放此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
知無不盡也格物致知與物格知至有用功成之功
之不同而章句解之無一語但解上

文之言必加欲字以見用功之意至此特去欲字
以見成功之意而獨不覆解意誠之義者以物格
知至例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
得而正矣章句可得二字當味亦見本文而后二
字稍有逐節進步之意蓋曰知既至則

誠其意者乃可以得其無不誠矣非謂知至則不
必加誠意之功也意既誠則正其心者乃可以得
其無不正矣非謂意誠則不必加正心之功也然
其不曰物既格則知可得而盡者格物致知固非
二事而物格知至一時而然本文雖姑與其餘六
者一例平說其實則無先後之可言故章句斷自
知至意誠以下為之說而心正身脩以下亦以上
二者例之也○直清按此一節或問以為覆說上
文之意而先儒謂前節逆推八目工夫後節順推
八目功效亦是也大抵物格知至與意誠心正之
類固皆以全功言然方其隨時用力隨事致察當
必知行並進內外相資可也聖人為學者畧分先

後如此非謂必了，一條事無餘，然後又了，一條事也不然，正心修身之事與夫家之事，父從兄國之承上接下皆不可以一日闕者，若謂必俟物格知至而後可以誠其意，也是數者或終身無可為之日矣。蓋以能知一事之理，則此一事已為知之，所至而意不誠者，當即加誠之功，其欲誠之而有不誠者，知所未至也，則當反其本而求之，以致其知意之所誠而心不正者，當即加正之功，其欲正之而有不能者，意所未誠也，則當反其本而求之，以誠其意，修身以下皆然。此前節之言，所以使學者知所緩急而一先一後相顧而進也。至於舉天下之物皆有以究極其理，而一旦豁然貫通，則吾之知識亦周遍精切，而無不盡矣。知無不盡，則其為善去惡，自不容已，所以誠其意而無不誠也。意無不誠，則其操存省察，自無所失，所以正其心而無不正也。心無不正，則其處已接物，自無所偏，所以脩其身而無不脩也。身無不脩，則家之齊

國之治，天下之平，亦皆可以次第而舉矣。此後節之意，亦謂其所以脩己治人者，至物格知至之後，皆待以成其功，而盡其道耳。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

以下，新民之事也。

脩身以上，則曰正心，曰誠意，曰致知，其所自脩者，益致其精

而明明德之事，盡矣。齊家以下，則曰治國，曰平天下，其所治人者，益極其博，而新民之事，備矣。此四句以明德、新

民，括前節之言。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皆字包明明德新民而言，且意誠曰心正，曰身脩，則明明

德而得所止之序也。且家齊曰國治，曰天下平，則新民而得所止之序也。此四句以知止能得，括後節之言。

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壹是一切也

一切者始以一律槩斷之意願氏以為猶如以刀切物苟取整齊不顧長短縱橫

是也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齊家以下則舉

此而措之耳

自脩之事至脩身極矣故經獨以其極言之以包正心以上也此字指脩

身而言身既脩則舉此而措之於家國天下以為齊家以下之事業也蓋本文之意固以天子有天下之責諸侯有一國之責卿大夫士庶人有一家之責故以身對天下國家以明本末之所在而章句釋之以為正心以上皆未及脩身之功齊家以下皆不過脩身之效則又見夫脩已治人之道先後必究極於此而不可易然後所謂脩身為本者其義備矣○直清聞之恭靖先生曰聖人之學務實而已大學八目惟脩身工夫獨有法象事實可以立道於已而見及物之功故聖人於其末必結之曰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脩身為本亦教天下後世務實也今推其說而論之蓋大學之教莫

實於脩身若夫正容貌慎威儀行必有檢言必有防有法象而可以執有事實而可以驗亦何莫而非脩身之事乎所謂格物致知者亦即此而精察之以明其理也所謂誠意正心者亦即此而反求之以勝其私也推以及家國天下則民之所觀感以化者亦此物也是以顏子之四勿曾子之三貴固莫非以脩身為務而中庸論為天下國家之九經亦以脩身為首此其所以為聖賢之實學而傳之萬世無弊也自象山白沙陽明之後世之儒者率皆於脩身之事忽焉不加之意好為明心頓悟之說以遂高簡疎畧之志凡如此者其所成就亦非無可觀者然徒見涵養之素著於言論氣象而不見道德事業有以成已成物則其所得於道者特影響爾亦由其學不本於脩身也孟子曰服堯之服言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其言雖為曹交發然實學者如此不然其不陷於異端而得罪於聖門者幾希矣

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
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

以身為本則以家國天下為末可知以家為所厚則

以國天下為所薄可知家獨為所厚者以父子兄弟骨肉之恩天理之所當然而人心之不能已也國天下本非所薄自家視之則為所薄亦猶所謂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下厚薄因上所厚此薄而言但上所厚薄言恩義自有厚薄之分下則謂盡其分為厚不盡其分為薄也○直清謂上行下效固無二道故其本亂則末不可治自親及疎固無二心故其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此必然之理也然詳此一節不過推明上文脩身為本之意蓋其本亂則末不治必矣世或有以無本而為治者然身有不脩則孝弟不行於家而於其所厚者薄矣安望其仁愛及物而厚於所薄乎不親其親

無以及人之親不長其長無以及人之長徒乃煦煦然以為仁了了然以為義而欲恃此以為治焉則所謂薄也失其本矣此聖人所以重致丁寧之意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

之意

此以本末厚薄結八目猶上段以本末終始結三綱也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蓋者疑辭或問所謂

意其或出於古昔先民之言故疑之而不敢質也述者列其所聞之言非出於已也○經凡二百五

字其傳去聲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則者決辭或問所謂傳文引曾子之言又多與中庸孟子合知其成於曾氏門人之手無疑也

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平聲考經文

別為序次如左

舊本謂漢儒所傳之本其有錯簡者傳十章文也更互也即或

問所謂以經統傳以傳附經是也別為序次與程子所定別出也此言程子所定大畧為得而有未可盡從者故以其所定之傳與經文之言更互考索別為一家之序次今章句本是也○傳凡一千五百四十六字

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

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熟讀詳味久當

見之今不盡釋也

經謂所引詩書之文傳謂所引楚語舅犯之言皆與

傳者之言雜出也統總貫也紀識別也文理接續猶如鳥獸之文玉石之理其勢相接也血脈貫通猶如人之四肢百骸各為一體而血與脈則相貫也文理接續以逐節之言而言之以見其淺深相承之精血脈貫通以章之旨而言之以見其始終相涵之密故

下繼之以深淺始終至為精密以終此二句之意新安陳氏曰傳十章朱子有不盡釋者然其不可不知者未嘗不釋也學者於其所釋者熟讀精思則其不盡釋者自當得之矣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

康誥者周武王封弟康叔於衛而告之之書也

克能也

朱子曰此克字

雖訓能然比能字有力亦見他人不能而文王獨能之直清按克之訓能有力量能勝之之意若文王之聖其德之純亦無待於用力而自明矣然猶云爾者蓋以衆人有氣質物欲之蔽雖欲明其德而力有不勝故獨稱文王之超然而無所蔽以為力能有以勝之耳亦欲夫未能明其德者以文王為法奮然自用其力也下克明峻德亦放此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大讀作泰諟古是字

大學章句所疏

卷七

十三

大甲商書

大甲湯孫之名湯崩大甲立不明伊尹作書以告之史記其言而名之曰大甲

顧謂常日在之也

常日在之出孔氏書註人之精神常聚於目而心之所存神必

注之故曰常日在之言常若有見而不相失也朱子曰常日在之古註語極好如一物在此惟恐人

偷去兩眼常常

觀在此相似

誤猶此也

從古是或曰審也

廣韻註也

前說於文為順然訓此則其所以指明命之體者愈專訓審則其所以察明命之用者愈密章句所

以二義

兼存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

為德者也常日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天之明命皆其所命之實

理而言是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得以為德者實在於此則天之明命即人之明德是也然言明德則猶為我之所有而未見其可敬之實言天之明命則見明德實天之所命於我當尊奉而敬持

之其此明德之言為加嚴而於顧誤之意為愈切亦所以使人知天命之可畏而益致明明德之功也蓋明命之賦於人者合內外通有無方其未發此理昭然無不在焉及其已發此理亦及汝游行出王雖欲離之而不可得人唯患於不察耳苟能存養省察念念不忘而有以瞭然於心目之間則日用動靜與之周旋而明命之在我者無不明矣

帝典曰克明峻德

峻書作俊

帝典堯典虞書

堯舜皆以帝稱故二典又稱帝典虞夏所記之書也

峻大也

新安陳氏曰明德以此德本體之明言之峻德以此德全體之大言之直清謂德之為體本自高明廣大者也然堯明峻德云者自堯之能盡其性而言之以為人之所得乎天者有若是之高明廣大而堯獨能明之耳傳者引之者欲夫明明德者能以至善為準必至於盡其德之量而後止則不自

知其日進於高明廣
大之域是堯而已矣

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已德之意

今按自明二字實對新民而言上文

所引之書皆言自明已德無可疑者而傳必以此斷之者蓋曰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皆先有以自明其德也如此所以起下章之意也讀者當在言外求之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

此本孔氏疏張氏叔輿曰沐謂滌髮浴謂盥手盤即內則少者所奉

之盤也沐浴章句或問皆槩以身言者髮與手亦身也

銘名其器以自警之

辭也

名其器者劉勰所謂觀器而正名也若湯之盤銘必以是辭刻是器然後有以正其為沐浴之意是銘字之義也

苟誠也

言誠者非苟為也張氏叔輿曰以不

苟為苟猶以治亂為亂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上聲惡如

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

其舊染之汚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

之又日新之不可畧有間

去聲斷反徒玩也

章句以一日解本文

首句日字是始知用力之日也其解首句新字亦對舊染之汚而言滌而新之也解下二新字皆因

其已新者而言日益新之也日日新之見其工夫
 接續有繼於後又日新之又見其提撕警發有加
 於前人能如此則自新其德者無復一日之間斷
 矣蓋學忌間斷不進則退猶人一日沐浴而不繼
 焉則塵垢之集其身如前日也○雙峯饒氏曰自
 新為新民之本我之自新有息則彼之作新亦息
 矣此章釋新民先言自
 新相關之機蓋如此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易繫辭傳云鼓

之舞之以盡神章句摘此四字以釋作字言如擊
 鼓然使人跳舞踴躍而不能自己也振起之謂提
 撕警發之也章句以新民為自新之民則是必有
 以勞來匡直其民而使自得之矣其振起之則所
 謂又從而振德之是也蓋民之自新由我首有以
 新之亦猶己之苟且新也既有以新之又從而振

起之使其日進乎新而不能自己亦猶己之日且
 新又日新也是傳所引康誥之言應上文盤銘之
 意亦欲其推自新之道以致
 新民之功也章句之義精矣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
 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
周之有國自后稷以
 來千有餘年至於文
 王始受天命以有天下故詩人美之以為國雖舊
 而命則新也然要其實本於文王自新其德其日
 新之極至使民亦新其德以至
 其極則有以并天命而新之矣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朱子曰盤銘言自新也康誥言新民也文

王之詩所以為自新新民之極即至善之云也上文三引詩書而此以無所二字總而結之則其意以為自新新民皆用其極可知矣直清按用其極云者用以從事之辭而求至其極之意也故章句以欲止二字解之上文引盤銘言自新之事則曰既日新而又日新之引康誥言新民之事則曰既新民而又作之皆有求至其極之意然後遂引文王之詩言二者之極而終之故又以此並結上文以起下章之意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王者之都地於千里謂之

畿邦畿止居也詩以邦畿言民止言物各有所當止之

處也傳引詩而言凡物各有所當止之處猶民居之有邦畿也

詩云緝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

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緝蠻詩作緝

詩小雅緝蠻之篇緝蠻鳥聲丘隅岑鋤林蔚紆弗反

之處岑蔚二字本鄭氏註比溪陳氏曰土高曰丘隅謂丘之一角峻處丘隅必勢岑高而木森

也蔚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

處也傳引詩及孔子之言而言人之於物當知所當止之處而止之如鳥之止於丘隅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

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

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於音烏

詩文王之篇不繫以大雅者既於上章引文穆穆王之詩者言之也第十章放此

深遠之意深者不可測遠者不可及合於歎美辭而言之則德之渾然者也

緝繼續也熙光明也緝訓繼續則繼又繼也熙訓光明則明之烈也然緝字不可分爲一義當不離熙字讀言

而安所止也無不敬者體也所謂純亦不已者也安所止者用也所謂安而行之者也

常人或敬而不能無不敬則有未可以敬稱者聖人則真能敬矣是無不敬三字以盡本文敬字之意也常人或止而不能安所止則有未可以止稱者聖人則真能止矣是安所止三字以盡本文止字之意也此其爲緝

以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

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

蘊委粉於問二反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

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章句言傳引文王之詩陳所止之實如此其意

將以明凡聖人之止莫非至善之所在非獨曰五者而已也然特舉此而言之者君臣父子朋友固

爲人之大倫而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國人交之信亦於凡止於至善之目爲最大者也

學者於此以下所以推廣傳文之意也精謂事理之盡微則天理之妙蘊則有包含在中如衣有縕

也五者固舉其德之要而總名之則一言足矣然究其所以爲是一言者則蓋必有條理曲折無所

不盡以全其言之始終本末者所謂精也至於其所以然之故則本於天理之微妙發於人心之固

有而其純粹至善之體有不可以毫髮差焉者所謂微也是皆五者之蘊必待於究而後知之又非

一言之所能盡也凡物相近而理相關謂之類推
乏者必由其理以推之言學者既於此五者究其
精微之蘊則其理之所關又有可推而通者然後
推君臣父子之類而知其餘有夫婦兄弟之倫推
仁敬孝慈之類而知其餘有夫義婦順兄弟友弟恭
之則又從而推其類以及其餘使凡物之大小理
之淺深皆有以漸盡而無餘焉則於天下之事
皆知其所止而無疑矣所謂物格而知至也

詩云瞻彼淇澳棗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
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
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
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
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

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澳詩作奧於六反棗

詩作綠猗叶韻音阿僖下版反喧詩作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

鳥回反隈水

也猗猗

美盛貌興

去聲借淇竹起興以美有斐之君子則於詩之六義屬興也傳所引淇澳

棗竹一句不以興也斷之則其言無所歸若是以三句云爾非必說此詩六義之所屬也引桃夭詩下放此其引節南山文
意明白者不必言也斐文貌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謂之文切

以刀鋸

居御反

琢以椎

直追反

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

鑿鑿物之器九剝至石以椎擊鑿而遂之曰琢裁分決也言分決完物以成形象體質也磋以

鏞

音錫他浪反

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

鏞錫摩物

致正之器治脩潔也言脩治骨角者既切又復扶

同反下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

有緒而益致其精也治攻治緒端緒也治之有緒言切與琢有所從入也益

致其精言礪與磨有所成就也瑟嚴密之貌個武毅之貌赫喧宜

著盛大之貌嚴密嚴厲縝密言以禮自盡也武毅剛武強毅言以直自養也喧宜著貌

赫於盛大之義為近然不宣著無以盛大是以章句通赫喧二字皆以宣著盛大解之宜著盛大如

於四體是也誼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

自脩者省井察克治之功討尋究論詳議也克

討論者皆因其畧精而益求其精猶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也也省察克治者皆明其精密而益求

其密猶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也新安陳氏曰

學者知之事也知視行為易故以切磋比之治骨

角易於治玉石也自脩者行之事也行視知為難故以琢磨比之治玉石難於治骨角也

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戰兢戒懼敬之嚴也

有儀而可象謂之儀本左傳語可畏言使人望而畏之可象言使人則而象之恂慄者嚴敬之存乎

中推本瑟個之所以然也威儀者輝光引詩而釋

之以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脩言其所

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

指其實而嘆美之也得之謂得止於至善知行並進而不已者所以得之之由

也實謂盛德至善以_身之所得而言之則曰盛德以理之所極而言之則曰至善盛德至善言身之所得即理之所極是則所謂明明德止於至善者而其學問自脩之所得與德容表裏之盛者實皆在於是此是以傳於其卒乃指是而言之以為聖人先得人心之所同而其盛又如此宜其使民愛之而不能忘也其嘆美之意在言外矣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於戲音烏呼樂音洛

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之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

其字指文武而言德與位皆文武者

之後賢繼其德而賢者後王繼其位而王者但後賢通有位與無位而言所謂賢其賢者也後王通有德與無德而言所謂親其親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

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

君子小人

下賢之類所謂物也無一物不得其所者合賢親樂利四者而言天下之人類無一不得其分願也章句言傳引詩而言前王之餘澤及物者如此蓋曰前王治教之化有以大變民俗周浹人心而其道又純善詩悉無所不至所謂新民止於至善者也是以能使天下後世無上下賢否皆醉其德被其澤各得分願而居之至於如此雖前王已沒而人思慕之與年久長而不能忘矣○直清按上賢親樂利賢之親之樂之利之也下賢親樂利皆前王之澤也蓋四其字指四者事實而言文武之



謨訓功烈與其禮樂文章皆有以昭示後世則其賢者也而後賢莫不聞而知之以仰其德業之盛所謂賢其賢者也文武創業垂統啓佑後人以爲百世不祧之祖則其親者也而後王莫不承而保之以思其覆育之恩所謂親其親者也文武受命其民分田制產使之優游宴處有以卒歲副其樂者也初作樹畜有以厚生則其利者也而後民其不安而喜之以賴其泰平之化所謂樂其樂而利其利也此兩節咏歎淫液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

作洗咏以淫液見樂記凡引詩而敷演其言者必詞氣愜暢多發於嘆美之餘非若其他議論辨析之文而理義之流溢言外者自有所滋潤而不已此其意味之深長不熟玩則無以得之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

今按夫子言善聽訟斷獄吾亦無異於人其所異於人者必在於能

於能使無訟之可聽乎字有引而不發之意

情實也

雙峯饒氏曰情與實也論語曰民莫敢不用情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

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

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

無情以下

傳承夫子之言而明其意其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者所以明無訟之由也其曰大畏民志者所以

明不得盡其辭之由也凡聽訟者必彼有曲直兩造具備然後有待於聽斷而決之今我之明德既明則其觀感之間自然有以畏服民志而使觀於之不敢盡其無實之辭所以無訟之可聽也

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本末之先後即明德新民之先後也蓋聽訟亦治民之不可廢者然遂不能以此長服民志而明明德之效能使無訟如此觀於此說則知明德為本而當先新民為末而當後也至於終始之先後則經之所言其義已具不待傳論之而明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程子曰衍文也

或問曰鄭本元在經文之後此謂知之至也之前而程子以衍文

者以其復出而他無所繫也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關文此特其結語耳

謂別有者明其別有成文

之闕非繫此句文字之闕也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此

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蓋者疑辭此章文闕不可見則

知其釋格物致知之義者不過以前後釋經之例與其有釋知至之結語而推之故疑焉以見其意

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

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

也。問近頃也言其有一次時間居前時與今之也。出顏氏以為中間之時是也。欲致吾之知在
 即物而窮其理。此二句為一章之綱。要下文所言皆申明此。二句之意。言凡有一物必有一理。即此一物而窮此理。所以致吾心之知也。○直清謂即物窮理最為學者之先務。此當於讀書應事之間。知其無往非物。又無往非窮理之地。君臣父子物也。即君臣而窮仁忠之理。即父子而窮慈孝之理。又視聽言動物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各有當然之理也。飲食男女物也。節飲食別男女皆有本然之則也。凡此類皆所當窮也。又如惻隱之心羞惡之心亦物也。即此而推其所以然之理。是即物而窮其理也。又如喜怒哀樂之情亦物也。即此而察其中節與否之理。是即物而窮其理也。又如天地鬼神亦物也。即天地而窮其所以高深之理。即鬼神而窮其所以幽顯之理。至若曰太極曰性曰元亨利貞曰仁義禮智之類。則固皆理也。然既有此名

義人。人思議則亦皆物也。即此各義而推其名義之所。以然則是亦即物而窮其理也。其餘皆可推而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

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人心之靈

莫不有知。言以靈故知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言有物有則也。然人心所知即天下物理也。天下物理有。一未窮則吾心之知無以盡其本然之量矣。是以大學始教必

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大學始教本學記語然彼以專言此以理言。自

不同也。此言天下之物雖有精粗大小之分。然其理則未嘗不一。而人心之靈於其顯然不可誣者。固已不待於窮格而後知之。故學者當隨其所遇之事。皆因其所已知之理。推而窮之。以

及其所未知而其所未知既為所知則又因是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焉此致知格物之法也蓋既曰即凡天下之物則見學者窮理之初無一物而在所遺不可區區以所見自畫而有以輕重取舍於其間也又曰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則見其從事之間當因其所知明白之理以致類推積累之功不當徒汎然以觀萬物之理茫蕩汗漫而無所歸也此二者者一有違焉則無以進乎豁然貫通之域矣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

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

體大用無不明矣用力之久言即物窮理之久也一旦豁然貫通言積累之

多一日自有此效驗也當其即物窮理之時猶見其理為物之所分異間隔而不能相貫以為一焉至於豁然貫通之且則吾心之知無少蔽隔而舉凡天下之物莫非一理之所貫徹流通

矣表裏精粗皆物之理也其在事為之顯者謂之表其在人心之微者謂之裏如當理無私心為仁當理者表也無私心者裏也又如父之慈子之孝人所共由其在志慮者已所獨得人所共由者表也已所獨得者裏也以其密至而無間謂之精以其偏見而不全謂之粗如孔子許管仲之仁是粗也至於其極則顏子三月之後或違之所謂精也又如孟子以隘與不恭論伯夷柳下惠是精也而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於義理猶為粗也他皆以此推可知無不到則表裏精粗交盡而無餘也心之全體即知之妙衆理者也其大用即知之宰萬事者也明知之效猶自明而誠之明也此專以知言雖未遽及明明德之全功然由是而往則意無不誠心無不用無不明矣所謂自明而誠也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則物格矣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則知至矣

○仁山，金氏曰：格物致知為大學始事，而傳文
亡久矣。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其義。至程子始
發明之，其言散見語錄中。朱子輯其要者十七
條，於或問而撮其大意，以補傳文之闕。其文雖
非禮記之文，其意則實聖
賢之意，可謂明白簡盡矣。

大學章句新疏卷上 畢

